

譯述名家傅雷

(本文插圖刊第52頁)

●李梅山

疾風迅雨剛烈秉性

一九〇八年四月七日(陰曆三月初七)，傅雷出生於上海市南匯縣固浦鎮漁潭鄉。原名怒盦，亦作怒庵、怒安，取義於『孟子』：「一怒而安天下。」小名「大兒」，取自『三國志』禰衡對曹操問「大兒孔文學」之義。

據南匯張愚若老人在一九八五年七月回憶，傅怒安改名傅雷的經過如下：

「怒安約在十五歲左右，名雷而以怒安為字。查起名之因，以我正在熱中篆刻，其時正作客傅家，工具隨身。怒安以此為請，篆彼名字，並合擬一單名。我兩人共認怒安兩字，取義於『孟子』「文王」怒而安天下」之句，俗謂大發雷霆之謂怒，我提議以雷為名，如是名與字可相得益彰，君欣然從之。此改名之由來也。即日為其作印二方，一白一朱，仿印人趙攝叔體，當時自以為頗具雅趣。」

傅雷自印的稿紙上，署「疾風迅雨樓」。不論「雷」、「怒」、還是「疾風」、「迅雨」，都鮮明地體現了他剛烈的秉性。

傅雷的祖父傅炳清，有四、五百畝土地、三十六間房屋，是當地大戶。傅炳清生二子，長子傅勝，次子傅鵬即傅雷之父。

一九一二年，傅雷才四歲，父親傅鵬因受土豪劣紳誣害，被捕入獄。經傅雷之母李欲振多方奔走營救，傅鵬三個月後出獄，在鬱悶中離世，年僅二十四歲！

當時傅雷之母也只二十四歲。她從此終生孀居。傅雷為長子。據傅雷生前回憶，他有二弟一妹。由於他的母親忙於救助他的父親，無暇照料家庭，他的年幼的弟妹相繼夭折。就這樣，在短短的一年間，傅家連失四口！

寡母孤兒自費留學

寡母孤兒，相依為命，賞盡人間的辛酸。

她把一切的希望，都寄托在傅雷身上。傅雷七歲，她便請來私塾先生斗南公。教書時，她坐在一旁，手裏做着針線活，眼睛監視着傅雷的一舉一動，不許稍有怠惰。盡管她不識字，可是每到晚間，她叫傅雷背書，何處背錯、何處背漏，她居然能夠當場指出！

寡母嚴教，使傅雷從小就非常用功，做事認真，從不草率姑且。

十一歲，傅雷入周浦鎮小學。翌年，入上海南洋中學附小竟被校方以「頑劣」開除。十三歲，入上海教會學校——徐滙公學初中，開始學法文。三年後，因反宗教而遭開除，改入上海大同大學附中。

慈母愛子心切，理所當然。難能可貴的是，她眼光遠大，心胸開闊，竟變賣資產，送獨子遠行——自費留學法國。

一九二七年歲末——十二月卅一日，法國郵船「昂達雷·力蓬」(André Lebou)號徐徐駛離上海黃浦江碼頭。母親在寒風中久久地注視着船上的兒子，直至「孤帆遠影碧空盡。」

盡管傅雷在徐滙公學念過三年法文，畢竟粗淺。他帶着『法語初級讀本』上船，與中國青年洪永川同住一艙。船過西貢，一位安南(今越南)青年上船，講一口流利的法語。他們倆便延請安南青年為師，每日授法語一小時。一個多月後，船抵法國，傅雷已經會用法語作一般會話了。他的法語進步如此之快，使那位安南青年詫異不

異國情鴛鴦幾遭沒頂

留法四年。傅雷在巴黎大學文科學習，同時又到盧佛美術史學校聽課。從此，奠定了他畢生致力法國文學翻譯的堅實基礎。

傅雷在赴法求學那年，他母親爲他聘定了表妹朱梅馥。他因爲青年喪父，非常孝順寡母，因此也就認定了與表妹的婚約。

但是，一年後，法國女郎瑪德琳熱戀傅雷，傅雷對她也有了感情。瑪德琳會彈會唱，還喜歡美術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幾個月後，這一對熱戀着的情人終於鬧翻了。原因是傅雷覺得瑪德琳對自己不忠實。

原來，留洋的中國青年，能接受外國女郎火一樣的熱情，但不能接受她們在感情上的輕率 and 自由放任。這是東方青年，尤其是中國知識份子，在與異國小姐戀愛中最難接受的現實吧！

於是，多情而又專情的傅雷無法忍受。他懷裏藏槍，企圖自殺。後得留法好友、大畫家劉海粟勸阻，才取消了自殺的念頭。

娶得表妹家庭溫暖

傅雷在一九二七年赴法求學前，由母親包辦，和朱梅馥定親。當時傅雷十九歲，朱梅馥十四歲。

朱梅馥比傅雷小五歲。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日，她出生在上海南匯縣城。當時正值陰曆元月

十五日，臘梅盛開，取名梅福。與傅雷結婚時，他嫌「福」字太俗，改爲「馥」。梅馥，暗含陸游的「卜算子·咏梅」之意：「無意苦爭春，一任羣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塵，只有香如故。」

朱梅馥的父親朱鴻，乃清朝秀才，地主，後來教書爲業。母親楊秀金操持家務。朱梅馥有三兄一姐，她最小。

說起來，朱梅馥的祖姑母姓傅，與傅家有點遠親。傅雷母親的娘家與朱家是鄰居，傅雷跟朱梅馥從小就認識。特別是傅雷到上海市念中學、大學時，在寒、暑假常住母親娘家，與朱梅馥常見面。

朱梅馥端莊秀麗，性情隨和。她先在上海教會學校裨文女校念初中，後在另一所教會學校晏摩氏女校念高中。在當時，女子能够具有高中文化水準，已算很不錯了。她懂英文，也學過鋼琴。

「朱家姑娘文靜。」傅雷的母親早就看中了朱梅馥。後經朱梅馥的叔叔從中作伐，這門親事就定了下來。

一九三二年，傅雷借上海一家飯店舉行隆重的婚禮。飯後酒餘，朋友們跳起了交誼舞。在當時，這算是新式結婚了。

翌年，朱梅馥生一男孩，剛出生便夭折了，給這對青年夫婦帶來了不快。九月，傅雷的母親因風濕病逝世，終年四十五歲。傅雷夫婦不勝悲痛，扶柩回鄉安葬。

就在傅雷母親去世後半年。——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，傅聰降生於上海的花園新村。

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，生次子傅敏。

「聽」的意思是「聽覺靈敏」、「高度智慧」，敏的意思是「分辨力強」、「靈活」，兩個字放在一起「聰敏」，就是常見的辭，用以說智慧、靈敏，即 Clever 的意思。

從此，四口一家，傅雷有了溫暖的小家庭。

專心譯述法文名著

傅雷親筆填寫的一份履歷表，寫出他擔任過的公職：

一九三一——一九三三：在「上海美專」教美術史。

一九三五年：曾代前「古物保管會」往洛陽考察龍門石刻。

一九三九年：曾任前國立藝專教務主任（在昆明，二個月即辭職）。

一九四五年：曾和周煦良合編『新語半月刊』（二個月）。

傅雷的畢生勞績，便是把法國文壇巨匠羅曼羅蘭、巴爾扎克、服爾德、梅里美的名著，介紹給廣大的中國讀者。

感人至深的是他譯羅曼·羅蘭的『約翰·克利斯朵夫』，長達百萬言，他從一九三六年開譯，至一九三九年譯畢，花費三年功夫。五十年代初，他竟花費近兩年時期重譯這部名著。

與黃賓虹結忘年交

黃賓虹是我國近代傑出山水畫大師。傅雷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文學藝術翻譯家，也是了不起的

藝術評論家。他們在自己的領域裏為中國文化發展作出偉大的貢獻，是人所共知的。然而他們之間不尋常的交往，那種建立在對共同藝術事業的追求、對民族文化藝術傳統認識一致之上的友誼，却很少為人知道。

黃賓虹和傅雷早在三十年代初，同在上海美專相識。後來各奔南北，直到一九三九年傅雷自昆明回滬，偶於顧飛（賓虹的女學生）處見到黃賓虹的山水冊，心甚喜愛，便轉托顧飛代為索畫，同時自己也寫信給黃賓虹，很快得到復信。同時，黃賓虹在給上海女學生朱硯英的信中說：「鄙人概畫學少人研究，已二百餘年矣，今得渠所論畫，頗有見解，以為知己。」

到了一九四三年十月，黃賓虹又在致陳叔通信上說：「滬有傅雷君，留學歐美，近自昆明藝校回，偶見拙畫，酷嗜成癖，擬集多幅，影印成冊，傳播於海外學者。渠撰有『答客問難』諸篇，先出特刊。」

賓虹在這些信中所稱贊傅雷的繪畫，即刊於『黃賓虹畫展特刊』上的『觀畫答客問』一文，別署「移山」，以觀黃賓虹的畫答客問難的形式撰寫，洋洋四千七百餘言，用文言文撰成，對黃畫推崇備至，結合黃畫並對中國畫理多闡發，極為精辟。許多論點與黃賓虹相契合。正因為如此，這篇文章的某些段落曾被傅抄者誤為黃賓虹之作，加以引用。

黃賓虹之所以引傅雷為知己，大概主要是讀了傅雷這篇文章之後，在以後黃賓虹給傅雷或其他友人的繪畫書信中，屢屢稱許他「精研中外畫

理」，「尤多發人所未發」。

著名畫家劉海粟在『黃山談藝錄』中，也說傅雷評論黃賓虹的畫，「見解很獨到」。

其實傅雷對於音樂、雕塑、戲劇、繪畫等，都有獨到的見解。他本是學西洋畫的，在二十一、二歲在法國巴黎羅浮宮鑽研西洋畫時，就愛上了中國畫。

在對待民族文化藝術傳統精神方面，傅雷和黃賓虹有着共同的語言。

傲骨之外沒有媚骨

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，傅雷在『文匯報』上發表『識別右派分子之不易』一文，一個多月後，八月廿二日，上海的報紙便點了傅雷的名字。

八月廿四日，上海的『文匯報』、『解放日報』都刊載文章，批判傅雷。『文匯報』上的大字標題為『市政協大辯論進入高潮，傅雷「中間路線」思想……受到批判』。

八月廿六日，『文匯報』上『批判錯誤思想，準備反擊右派——政協座談會旁聽側寫』一文，醒目報導傅雷在市政協再度受批判的情況。會上，傅雷「他自認為是一個有糊塗思想的普通人民，屬於中間分子」。會上的「批判」調門却很高，指責傅雷「親美」、「反蘇」。

上海文藝界一位好心的領導，找傅雷談話：「檢討一下，過一下關吧，反正檢討是不花錢的。」

不料，傅雷冷冷地說：『沒有廉價的檢討。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！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

，我無法作那樣的「深刻檢查」！』

就在「批判大會」即將結束的時候，傅雷被宣佈戴上「右派分子」帽子。

在傅雷被錯劃「右派」之後，當時在波蘭留學的愛子傅聰聽說種種傳聞，從波蘭出走，投奔英國。

頭上戴着「右派帽子」，愛子遠走異國，傅雷苦悶已極。就在這時，苦中加苦，愁上添愁：一九五八年，傅雷把巴爾扎克的『賽查·皮羅多盛衰記』譯出來了，寄到人民文學出版社，被束之高閣。自一九五八年六月至一九五九年五月，花費近一年時間，譯出丹納的『藝術哲學』。寄出後又擱淺。

出版社要傅雷改個筆名來出書。

傅雷一向淡泊名利，如是平時倒也無妨。但現在是戴上「右派」的帽子才改名換姓，他堅決不幹。

傅雷以譯書為業。他沒有工資，以稿費為經濟來源。譯稿不能出版，對於他來說是致命的打擊。

傅雷沒有媚骨，唯有傲骨，他的原則性是堅定不移的。就這樣，在他戴帽期間，他不出本書——儘管他照常譯書。經濟來源切斷了，他不得不以「預支稿費」的方式來維持生活。一九六一年九月卅日，報上終於登出這樣的消息：摘掉傅雷的「右派分子」帽子。

對這則消息，傅雷並沒有顯得高興，他說：「當初給我戴帽，本來就是錯的！」

一九六六年「文化大革命」期間，傅雷又遭

映。

浩劫遭辱同命鴛鴦

八月卅日夜十一點多，上海音樂學院的「紅衛兵」和「造反派」來到傅雷家抄家。

他們在閣樓找到傅雷的「反黨罪證」！那是朱梅馥的姐姐寄存在傅家多年的一隻箱子，傅雷從未打開過。「紅衛兵」敲掉了箱上的鎖，從裏頭查到一面老掉牙的小鏡子，背面嵌着蔣介石像；從一本舊畫報上，翻到一張宋美齡照片。

「大右派傅雷窩藏反黨罪證！」在震天響的口號聲中，傅雷夫婦被逼跪倒在地。

傅雷如實地說，那是親友寄存的箱子。

「紅衛兵」追問：「誰的箱子？」

傅雷沒有回答。他深知，一旦說出來，馬上就會連累別人。他只是反反覆復申明一點——那不是他的箱子。

九月二日上午十時，傅雷夫婦被拉到大門口，站在長板凳上，戴上高帽子。大字報貼滿四牆。

傅雷與朱梅馥自一九三二年一月結為夫婦，整整三十四年，朝夕相處，相依為命，情深似海，共赴危難。九月三日凌晨，他們從一塊浦東土布做的被單上撕下兩長條，打結，懸在鐵窗橫框上。他們在地上鋪了棉胎，才放上方凳，以免把方凳踢倒時發出聲響。

就這樣，傅雷夫婦上吊自盡於鐵窗兩側！中國譯界一代巨匠，在遙遙長夜中悽然離開了人世。

九月三日上午十點多，當戶籍警左安民等聞訊趕到，在書桌上發現一個用火漆封固的白布包裹，上面寫着：「此包由××路×弄×號朱人秀會同法院開拆傅、朱」

下午，朱人秀趕來，會同法院拆開包裹，裏面有傅雷親筆遺書以及好幾個信封。信封裏裝着錢、物。

遺書交代一字一淚

傅雷夫婦給朱人秀的遺書是這樣寫的：

人秀：

畫管所謂反黨罪證（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）是在我們家裏搜出的，百口莫辯的，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（實係寄存箱內理出之物）。我們縱有千萬罪行，却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。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，在英明的共產黨領導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，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。只是含冤不白，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。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，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！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！

因為你是梅馥的胞兄，因為我們別無至親骨肉，善後事只能委託你了。如你以立場關係不便接受，則請向上級或法院請

示後再行處理。

委託數事如下：

一、代付九月份房租五五·二九元（附現款）。

二、武康大樓（淮海路底）六〇六室沈仲章託代修奧米茹自動男手錶一只，請交還。

三、故老母餘剩遺款，由人秀處理。

四、舊掛錶（鋼）一只，舊小女錶一只，贈保姆周前娣。

五、六百元存單一紙給周前娣，作過渡時期生活費。她是勞動人民，一生孤苦，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。

六、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存單一紙六百元，請交還。

七、姑母傅儀寄存之聯義山莊墓地收據一紙，此次經過紅衛兵搜查後遍覓不得，很抱歉。

八、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之飾物，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取去沒收，只能以存單三紙（共三七〇元）又小額儲蓄三張，作為賠償。

九、三姐朱純寄存我們家之飾物，亦被一並充公，請代道歉。她寄存衣箱貳只（三樓）暫時被封，瓷器木箱壹只，將來待公家啓封後由你代領。尚有傢具數件，

問周菊娣便知。

十、舊自用奧米茄自動男手錶一只，又舊男手錶一只，本擬給敏兒與×××，但恐妨礙他們的政治立場，故請人秀自由處理。

火葬費。

十一、現鈔五三·三〇元，作為我們
十二、樓上宋家借用之傢具，由陳叔陶按單收回。

十三、自有傢具，由你處理。圖書字

畫聽候公家決定，

使你為我們受累，實在不安，但也別無他人可託，諒之諒之！

傅雷梅馥

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